

從西方思維看

中藥現代化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 Prospect from Western Medicine

孔憲鐸 詹華強



從西方思維看

中藥現代化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 Prospect from Western Medicine

孔憲鐸
詹華強
◎



責任編輯 俞笛
美術設計 吳冠曼

書名 從西方思維看中藥現代化
著者 孔憲鐸 詹華強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刷 深圳市美達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嶺工業區 543 棟西 5 樓
版次 2006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 (175 × 205 mm) 164 面
國際書號 ISBN-13 978 . 962 . 04 . 2553 . 0
ISBN-10 962 . 04 . 2553 . 7
© 200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序

1991年我從美國馬里蘭大學轉來香港科技大學任理學院院長。我認為即使是一間研究型的大學，研究的範圍也不可能是包羅萬象，何況這又是一間嶄新的大學。因此，我為理學院五個學系所提供研究方向的指針是：主流、前沿和區域性。以生物系為例，區域性就是用新的生物技術去鑽研最古老的中藥。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中藥的發展，就開始領會到中藥的功效，也開始了解到中藥發展的難處。中藥的前途在於趨向標準化，在於走向國際化。不久，由於生物系葉玉如教授的不斷努力，科技大學於1997年在理學院成立了“中藥研究中心”。我雖然早已辭去理學院院長職位接任學術副校長，但我對中藥的關心和支持的程度一直是有增無減。

1998年底，我從科技大學副校長職位上退下來，有一年的休假，就善用這個良機，開始全心全意的去研習中草藥。由於我學的是植物，而絕大多數的中藥又都是中草藥，我在研習中草藥上的進展很順利。也多謝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祥發安排我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講座教授，讓我有機會去台灣研習中草藥。我的研習方法是一方

面習讀中草藥書籍，一方面去了解中草藥的古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深入中醫藥學院中的名校去演講，從中央研究院講到台北醫院，從中藥研討會講到台中中醫藥大學。教學相長，學得很快。又蒙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的安排，在1999年八月以後去北京中關村作為院長顧問研習中草藥。從北京學到南京，也講到南京；從長春學到哈爾濱，也講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到深圳，到香港……兩年之後，我對中草藥知識已經是胸有成竹，朗朗上口，並積極的推動“中藥現代化”。

正巧，蔡淑芬小姐在大公報上每逢週三有“中華醫學”版面，邀我主筆寫“縱讀中藥”專欄。從2000年九月初到2001年尾，寫了十多萬字，最後的幾篇是有關中藥標準化的探討，我特別邀請科大生物系的中草藥專家詹華強教授執筆。“縱讀中藥”是以大眾化的語言和筆觸來推動中藥知識的普及化和中藥標準的國際化。專欄刊出後讀者反應很好。三聯書店非常支持將之改寫為書，我就和詹教授合力完成了這本書。

從第一到第五章由我主筆，我們合寫了第六和第十章，而第七、八、九三章則由詹教授獨挑大樑。

詹教授在科大研究中草藥多年，成就非凡，尤其是在香港政府資助的Area of Excellence中的中醫藥項目上貢獻很大，其實，這個項目的中心焦點，就是我們提議的“當歸補血湯”。我們提出這項研究的內容，是經過千思百慮的。因為“當歸補血湯”是久經廣用的良劑，是近千年來為婦女解困的上方，也是中藥方劑中最簡單的複方，僅由當歸和黃芪配成。不懂中藥的複方就無法了解中藥，不把當歸補血湯標準化，就不能把中藥的複方標準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香港科大要研究“當

歸補血湯”，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審核委員們選中了“當歸補血湯”為起點的緣故。

以上就是寫成這本書的來龍去脈，是為序。

孔憲鐸

2004年3月

於清水灣香港科大

序

· iii ·

目錄

前言	1
一 中藥的產生與演進	7
二 藥食同源	27
三 中西醫異同淺論	39
四 中藥複方——中藥的特色	57
五 中藥是如何炮製的	79
六 中藥標準化	95
七 中藥材規範化	117
八 當歸補血湯 探討中藥複方的標準化研究方法	133
結語	147

前言



我在1991年來港之前，對中藥的接觸可以說是很少。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山東沂蒙山區，生病就吃中藥，吃中藥就哭，因為味道實在太苦。十五歲來港，在紗廠作工，有病去看廠裡約定的西醫。以後去台灣升學，校醫亦都是西醫。往後去加拿大、美國、英國，那就更不用說了，根本再沒有吃過中藥，也再沒有想過或談過中藥。

1991年來科大任理學院院長，為了計劃今後理學院的發展以及科研涉及的範圍，我曾用過一番心思。在教學方面固然要全面性的通才教育，可是科研方面必須要有選擇性，因為我們是一所新大學，不可能樣樣都研究，又樣樣都精。於是，在科研方面，我草擬了三項很務實的原則：第一是要選這門學科領域的主流，不要成為無關痛癢的非主流；第二要選擇在這門學科主流內的尖端題目，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跑；第三要利用天時、地利和人和的優越條件。當時我在生物系闡述這三項原則所舉的例子，就是用最新的生物科技去研究最古老的中藥。從那時候起，我就對中藥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一年之後，我從事西醫的女兒被舊金山加大醫學院應邀去講中西醫的差異，求教於我，我就花了一點心思去挖掘資料，這使我對中西醫的本質有了較深的認識。正巧友人查醫生在港執業，他是一位學貫中西的醫生，我每次去看病，多吃中藥，慢慢地就和中藥結了不解之緣。

1997年，科大生物技術研究所在葉玉如所長領導之下，很有遠見的成立了一個中藥研究中心，我就自然而然成為該中心的成員，也就自然而然的全力支持。幾年來，這個中心從國內十五所著名的科研機構禮聘了二十三位著名的中藥專家駐校指導，我向其中多位請教過，受益匪

淺。他們分別是來自上海中醫藥大學的胡之璧教授、上海醫科大學的郭濟賢教授、北京大學的張禮和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資源開發研究所的肖培根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姜延良教授、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藥物所的王曉良教授、南京中國藥科大學的徐珞珊教授、趙守訓教授和閔知大教授、上海藥物所的秦國偉教授、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俞飢教授、昆明動物研究所的熊郁良和王琬瑜教授及國家中藥現代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鄭梁元教授等。在這一段時期，這一批專家們把我連推帶拉的帶進了中藥的大門，在此，我要謝謝他們。

徐珞珊教授贈給我的《中國藥材學》上、下兩冊。趙守訓教授贈送的《中藥辭海》一至四卷，使我大開眼界，讀了不少，學到不少。閔知大教授分別在香港和南京聽過我兩次演講，給予很大的支持與鼓勵，並對我說：“你演講的中藥味愈講愈濃”。姜延良教授在我的處女作《漫談中藥》一文中，只改了一個錯字，令我振奮不矣。他們對我的提攜，使我壯起膽子，以“第三者”的身份來耕耘這份“第二春”。

既然是進了中藥的大門，就要去向專家取經。在1998年的夏天，我和科大理學院雷明德院長、生物技術研究所葉玉如所長三人，分別去上海、南京、北京、成都，拜訪那裡主要研究中藥的機構和主要專家們，並參觀了幾家大型的中成藥製藥廠，對中國大陸的中藥發展有了一個系統的認識，對整個中藥發展的前景以及面臨的挑戰，也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我這次取經的經驗也印證了《中藥現代化發展戰略》（甘師俊等主編，科技文獻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所述的種種切切。中藥現代化的路程是長遠而艱難的，但不是做不到。因此，更加強了我決定

利用1999年一年的休假时间去专门研究中藥的決心。

接着，我在1999年的春天，去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做了三個月的講座教授。專心致志地去研讀有關中草藥方面的書籍，包括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然後就是參加各項有關中藥的研討會，並爭取機會去各有關部門演講，以便達成教學相長的目的。我講的題目是千篇一律的“中藥現代化或中藥國際化”。僅僅在四月一個月內，我就從台灣北部的中央研究院到台中的中國醫藥研究所等七個單位講了七次之多。我雖是名副其實的初出茅廬，在專家面前有點班門弄斧，但每次演講都給我增加無比的信心，因為在聽眾中的專家們都很領會我的觀點，同意我的說法。同時，從許多發問者的口中，我實在學了很多。

帶着這股信心，靠着這份熱心，我就在同年的夏天去了北京中國科學院，作了三個月的院長顧問。當然，又在爭取到處推動中藥現代化、中藥國際化的機會。於是，我又重操舊業，天天看書，處處演講，從科技部到北京大學、到北醫大、到中科院、到中醫研究院等處，然後再向北京以外進軍，到上海、南京、成都、濟南、長春、深圳，當然還有香港和美國華盛頓。現在統計一下，我在兩岸三地已經講過五十場以上了，每講一場，都增加一次經驗。

我不偏中，亦不偏西，大家似乎都喜歡接受和聽到我這第三者的聲音，我用簡單的語言，舉生活中的慣例，不管是言傳，還是意會，大家似乎都能了解。再者，就是因為我終生都在研究植物和在兩岸三地都曾生活過十年以上，又在美、加生活過三十年，所以我很自然地了解三地以及中外人們的心理，然後依據當地民情和生活狀況，提出如何把中藥

的知識普及化，把中藥的標準國際化。中藥的知識不普及，大家對中藥就會處於神秘的誤解中；中藥的標準達不到國際水準，中藥就沒有市場和前途。

同時，我想告訴大家，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是如何了解中藥的特質與功能，又是如何知道中藥的潛力和重要，更想把這份豐富而實用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這也就是我執筆的緣由。



一

中藥的產生與演進

植物・食物・藥物

生命在宇宙間的進化是細緻而緩慢的，由細胞的形成到人類的出現，經歷了不知多少億年，跨越了不知多少台階，產生了不知多少變化，改變了不知多少形態。但是有一點是一成不變的，那就是生物不斷增強自己在自然界生存和繁衍的能力。任何生物的進化都是朝着這兩個方向邁進的，否則，沒有生存本能的生物就會絕種，沒有繁衍能力的生物亦會絕種。生物進化的目的就是要能與時代並進，並超越時代。所有的生物都是如此，從細菌到人類都不能例外。

為了不要絕種，人類具有兩種很重要的天賦本能：一個是生存的本能，這種本能讓人度過種種困境，自力更生；一個是繁衍的本能，這種本能使地球上的人類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最初，人類完全是靠天吃飯，過着遊牧打獵的生活，人既無恆產，亦居無定所。漸漸的除了狩獵動物之外，就是要靠採摘植物維持生存。眾所周知，植物的種類繁多，洋洋大觀，不下千百萬種。在這許多種類之中，毫無疑問，有的深具營養價值，因為植物也要靠營養滋長；有的毒性很深，因為植物要靠毒性自衛。在植物界和在人群中一樣，不能以相貌取人、以顏色取材。花紅果綠、鮮艷美麗的植物不一定有營養價值，反而可能有毒。但是在“人之初”的時代，大家不知道這點，受害的人一定不少。

當人類在最初覓尋植物充飢的時候，當然是在尋找味道可口、營養好、採摘易和產量豐的食物，日積月累，久而久之，就選擇了在“三字經”裡所述的“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和“馬、

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這是人類在覓找食物的歷史上邁進的很大的第一步，也就是所謂農業的開始。

以後，又經過了千百年的努力，才漸漸地演進到有了今天的糧食作物。在大體上來講，我們經過多年的培養、育種、篩選，已經有了二十九種作物供日常食用，其中有八種是穀類、七種是豆類、七種是油類、三種是根類、兩種是糖類和兩種是樹類。另外再加上十五種主要的蔬菜類和十五種主要的水果類。這些加在一起已經足夠人類生長和發育所需要的營養，諸如澱粉、脂肪、蛋白質和礦物質等等。可是我們要平心靜氣的想想，我們的祖先在億萬年前，沒有任何工具，沒有任何指標，沒有任何憑依，沒有任何知識和經驗，又沒有任何科學與技術，全憑生存的本能與慾望，無所選擇地以自身作試驗，以生命作賭注，去嘗試百草，作為食物充飢，他們的精神實在可歌可泣。他們留給我們後代的食物是安全而營養豐富的糧食，這是用他們生命的代價換取的，真是來之不易，值得珍惜。

再想想看，在原始社會啟蒙時代，在尋找食物的摸索中，一定會誤食有害的植物、有毒的植物，其後果必然是呈現中毒現象，輕者是嘔吐、腹痛、腹瀉，重者則是昏迷、死亡。對於誤食這些有害、有毒的植物的慘痛經驗，他們一定會牢牢記住，細心分析，日後不再採摘食用，這樣經過一傳十、十傳百，就成為生存必需的知識，就成為與生死相關的基本知識。同時，在食物中毒的時候，一定有人會盡力尋求解毒之道，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嘗試其他的植物，覓求解救和治療。也許，偶然間所吃的某種植物，不管是根也好、莖也好、葉也